

聚焦

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揭晓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获奖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彼得·汉德克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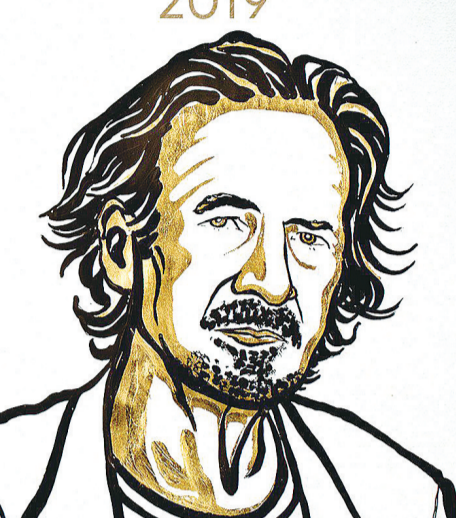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s: Niklas Elmehed

**Olga Tokarczuk**

“for a narrative imagination that with encyclopedic passion represents 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 as a form of life.”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9



**Peter Handke**

“for an influential work that with linguistic ingenuity has explored the periphery and the specificity of human experience.”

THE SWEDISH ACADEMY

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诺贝尔官方网站显示，对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授奖词是以表彰其“以百科全书的激情，将跨越边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叙事想象力”；对彼得·汉德克的授奖词是以表彰其“用语言的独创性探索了人类经验的边缘和特殊性的有影响力的作品”。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当代中最受人瞩目，也是作品最畅销的波兰作家之一，特别以神话、民间传说、史诗与当代波兰生活景致风格著称。

1962年，她生于波兰，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1987年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在波兰文坛崭露头角。之后接连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旅行日记》《太古和别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作品。她魔幻的书写风格，反映出波兰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她曾两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刻奖”评审团奖，四次获得“尼刻奖”读者选择奖。2018年，她的最新作品《航班》入围曼布克国际奖，并最终凭该书成为2018年度奖项得主。今年4月9日，她凭借小说《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获2019布克国际文学奖。彼得·汉德克是奥地利先锋剧作家。

1942年，他生于纳粹占领下的奥地利格利芬，1960年入格拉茨大学法律，并参加了青年作家团体“格拉茨人社”（奥地利著名作家、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亦在其中）。1965年，汉德克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小说《大黄蜂》，之后放弃学业，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66年，他的剧作《骂观众》发表后，开始受到关注。1967年，他最著名的剧作《卡斯帕》发表，在欧洲被誉为“play of the Decade”，《卡斯帕》已成德语戏剧中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73年，他在戏剧的突出成就，获得德语文坛最高荣誉——毕希纳奖。他创立了颠覆性的“说话剧”，消除了布莱希特极力保持的演员与观众、戏剧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陌生化”或“间离”，获得2009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大家熟知的电影《柏林苍穹下》也由他编剧。他既是诗人也是小说家，既是编剧也是电影导演。作为德语世界的最重量级作家，汉克是所有戏剧史无法跳过的篇章。和其它大师一样，他的成名作虽然写于1960年代，却依然能超越我们这个时代。

由于瑞典文学院在2017年因卷入性丑闻等事件陷入信任危机，取消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所以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揭晓。（本报综合）

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到底关注什么？

“没有残雪，没有村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网友们在微博、网站热议。“我们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在关注什么？”本期悦读整理了作家吴昕濡、出版人龚曙光以及部分网友的观点，探讨大家眼中的诺奖与文学。

关于残雪：不获奖，不影响一名真正优秀的作家

吴昕濡：残雪写小说写了30多年，就因为诺奖突然热搜？突然热门？

吴昕濡：残雪突然“热门”似乎没有文学因素在内，而是信息时代资讯发达、传播迅速的结果。残雪写了30多年，因其毫不妥协的先锋性和坚定不懈的探索精神，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她的读者虽然小众，也不乏“铁粉”，她还是在海外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获奖当然是对她极大的认同，但不获奖，一点也不影响一名真正优秀作家的创作和生活。

龚曙光：残雪艺术的独特性及价值，与能否获奖无关。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甚为伟大，从来就不是可以由某个奖项来定义的。或许某一奖项可以推动作品的传播，但绝对提升不了作品的品味和作家的品质。残雪即使不获奖，甚至从未被某一奖项关注，残雪还是残雪。

关于诺奖：我们关注赔率比文学要多

@iYUNJNz：诺奖的结果总是和之前的预测差距很大。

吴昕濡：“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上的。一是和赔率榜单的差距。赔率本身是一些文学机构炮制出来的，它只有一定的参考性，没有必然性。赔率最高却没有获奖的现象多了去了，最悲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了。二是和我们自己意愿的差距。9月9号，我在自己的天涯博客发了一篇文章，希望阿尔巴尼亚

的伊斯梅尔·卡达莱和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奖。为什么呢？我读他们比较多，我喜欢、认同他们的作品。但不能说，他们就是最好的，就是必须获奖的。比如昨天获奖的两位，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我就读得很少，但他们很有名气，不仅在欧洲，在中国也很有影响，只是他们还没有影响到我，那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第三种是与媒体炒作的差距。说句老实话，时下，我们关心诺奖赔率比关心文学要多得多。一直以来，残雪默默无闻，因为上了一个赔率榜变得天下皆知，这不是文学的胜利，是资讯的胜利。

关于村上春树：我们年年为他惋惜，其实他才是“赢家”

@YY：村上春树又陪跑了，出版社和媒体总是说“事不过十四”，村上本人都说很烦了。感觉诺贝尔文学奖比较心仪“非著名”作家？村上可能太有名了！大家怎么看？

@豆子：“陪跑”不是坏事。我相信，村上想获奖，但他不可能为了获奖而写小说。况且很多大师，比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都没有获奖。他才不会觉得没面子。我们年年为他惋惜，他作品这么多年都很畅销，其实他才是“赢家”。

@小虫：谁说诺贝尔文学奖心仪“非著名”作家？莫言一直很有名啊，他的《蛙》《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红高粱》都卖得很好。

@荷兰弟：不关注村上春树获不获奖，希望有更多中国作家获奖。诺贝尔文学奖还曾盯上过胡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难道他们不够好？拉丁语系也许更懂拉丁语系吧，中文变化莫测，翻译不到位很重要。所以，也没必要失落。（综合澎湃等网站）

近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与代表作

2017年：【英国】石黑一雄  
获奖理由：“他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揭开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代表作品：《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将尽》等。

2016年：【美国】鲍勃·迪伦  
获奖理由：“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代表作品：《答案在风中飘》《时代在变》《像一块滚石》等。

2015年：【白俄罗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获奖理由：“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代表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

2014年：【法国】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获奖理由：“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艰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代表作品：《星形广场》《暗店街》《青春咖啡馆》。

2013年：【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获奖理由：“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代表作品：《逃离》《快乐影子舞》《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2012年：【中国】莫言  
获奖理由：“通过幻觉现实

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代表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

2011年：【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获奖理由：“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代表作品：《17首诗》《半完成的天空》《为生者和死者》《悲哀贡多拉》。

2010年：【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获奖理由：“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代表作品：《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城市与狗》《谁是杀人犯》。

2009年：【德国】赫塔·米勒  
获奖理由：“她专注于诗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图景。”  
代表作品：《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行走界线》《河水奔流》《呼吸钟摆》。

2008年【法国】勒·克莱齐奥  
获奖理由：“新起点、诗歌冒险和感官迷幻类文学的作家，是在现代文明之外对于人性的探索者。”  
主要作品：《金鱼》《流浪的星星》《少年心事》《乌拉尼亚》。（本报综合）



残雪：虽无缘诺奖但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她

柳王敏 袁汝婷

诺贝尔文学奖开奖之前，英国博彩公司公开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排名第一，湖南籍女作家残雪排名第4，排名一度超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为本次获奖的热门人选。遗憾的是，最终残雪没能成为“黑马”。

残雪是目前我国最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家之一，她是全球范围内被翻译作品最多、入选外国高校教材最多、拥有研究机构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但由于其作品晦涩难懂，多年来，她在国内文学界一直比较“小众”。她成为诺奖热门人选后，一度引起网络热议，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她。

有“写作女巫”之称的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生于长沙，祖籍湖南耒阳，著有《五香街》《吕芳诗小姐》《赤脚医生》等作品，累计700万余字。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赞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一位很特别的作家”。近些年，残雪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极少公开露面。66岁的她生活简单宁静，作息规律，每天花一小时写作，热爱哲学，坚持跑步，不喜社交。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来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电话采访了残雪。

“有点意外”，“有些困扰”

在云南西双版纳，残雪过着一种十分规律、少有人打扰的生活。她很少出远门，每天坚持跑步，在傍晚七八点时，写作约一小时。

“我跟残雪接触有约10年的时间，邮件往来有近800封，是我与所有作者邮件联系中最多的一位。残雪不用微信，专注于她的文学和哲学。30年来，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刻板’的文学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负责残雪著作的责任编辑陈小真说。

“成为诺奖热门人选，有什么感想？”这几天，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平静，甚至对对接不暇的采访，感到有些“困扰”。

记者：成为诺奖热门人选，您有什么感受？  
残雪：有一点意外，我估计得不到，但这也说明这届诺奖评委比以前开放，水平高，重视高层次的纯文学。获诺奖的作品需要有读者基础，虽有些专家和研究者特别推崇我的作品，但读者群还不够，广泛的影响还不够，还要等好长时间。

我最崇敬的两位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都没有获得诺奖，因为他们的作品开始时比较小众，但他们的影响比有些得奖的作家要大得多。

记者：这些年来，您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残雪：主要来自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敏感日积月累，从深处爆发出来。我不需要特定的灵感，我每天都有灵感，每天规定自己写一个小时，也不太需要构思。现在写作时间有时候缩短了一点，四五十分钟，年轻的时候每天写一个小时，写得很快，也不构思，大概八九百字到一千字。

写作得有一种节奏，不能天天打电话、接受采访，这样会有干扰。我现在住在西双版纳，没有干扰，也不怎么接电话，每天白天看哲学书、写哲学，晚上就写一个小时小说。

作品中有来自家乡的灵感

残雪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湖南度过。岳麓山下的生活，在她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痕，折射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她曾做过街道工厂的工人、代课老师、个体裁缝……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体验。

采访中，她的普通话里仍带着一口乡音，说起家乡，就轻轻笑起来。在好几次采访中，她都提到同一个长沙方言词，“死火”，并将之形容为湖南人的本事之一。在长沙话里，它是“到位、到极致”的意思。

记者：您是在长沙长大的，在您的作品里也会有长沙的影子。您觉得家乡对您的创作有潜在的影响吗？

残雪：我的作品中有家乡的灵感，生活在哪个地方，扎根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我在长沙生活的时间最长，受的影响也最深。我有一本书叫做《趋光运动》，里面好多都是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为背景的。我是长沙人，关于长沙的记忆，那是魂牵梦萦的，改不了的。

作品是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

自198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残雪已坚持写作30余年。在国内文坛，残雪的作品往往以艰涩难懂、意蕴幽深而著称，她曾撰文说自己“做的是没有退路的实验文学的实验，创作素材取自人的灵魂深处，属于心灵探索的层次”。

陈小真介绍，长期以来，残雪的作品在海外声誉颇高，在多国出版，在国内则以“阅读门槛”而略显“小众”。然而，近年来，残雪深刻感受到，国内的青年读者成长非常之快，水平甚至超越了国外读者，“我深深感激我那些青年读者”。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写给青年人的，怎么理解这句话？

残雪：我写的是寓言式作品，是一种扎根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老了，可能就看不到那种理想了，但是年轻人还是有可能看到的。

记者：从您的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来看，您认为，文学对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起到怎样的作用？

残雪：文学能够改造人格，不光是精神世界，还有肉体世界，也就是日常生活，如果读我的小说，真的看进去了，我觉得都能有改善。我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研究才能叫做“看”，非得要研究，才能叫读我的作品。

记者：很多人说，您的小说不容易读懂，但读懂了就会非常喜欢。您对读者抱有怎样的期待？

残雪：我的很多读者是热爱生活、有理想追求、读过很多文学和哲学作品的读者。可能暂时没读过哲学，也可以，但一定要是读过很多文学作品的，才有比较，才能看得出高低。（本文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